

最美乡愁

老北京门联的故事

舒了 /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最美乡愁



老北京门联的故事

舒了／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最美乡愁·老北京门联的故事 / 舒了著.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402-4110-0

I. ①最… II. ①舒… III. ①对联—作品集—北京市
②对联—文学研究—北京市 IV. ① I269 ② 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0493 号

本项目为北京市图书出版奖励扶持专项资金项目

最美乡愁·老北京门联的故事

ZUI MEI XIANG CHOU LAO BEIJING MEN LIAN DE GUSHI

作 者 舒 了

项目策划 李满意

项目负责 郭东梅 王梦楠

责任编辑 涂苏婷

营销编辑 甄 飞

责任校对 石 英 赵志峰

责任质检 石 英 赵志峰

封面设计 7:30 号 SEVENTY
THREE
010-67998727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100054)

网 址 <http://www.bjyspress.com/>

微 博 <http://weibo.com/u/2526206071>

微 信 yanshanreading

电 话 01065240430; 01063581036

印 刷 小森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以胡同谱写人生 2002年4月4日司小建摄



用脚步丈量胡同 2004年5月12日司小建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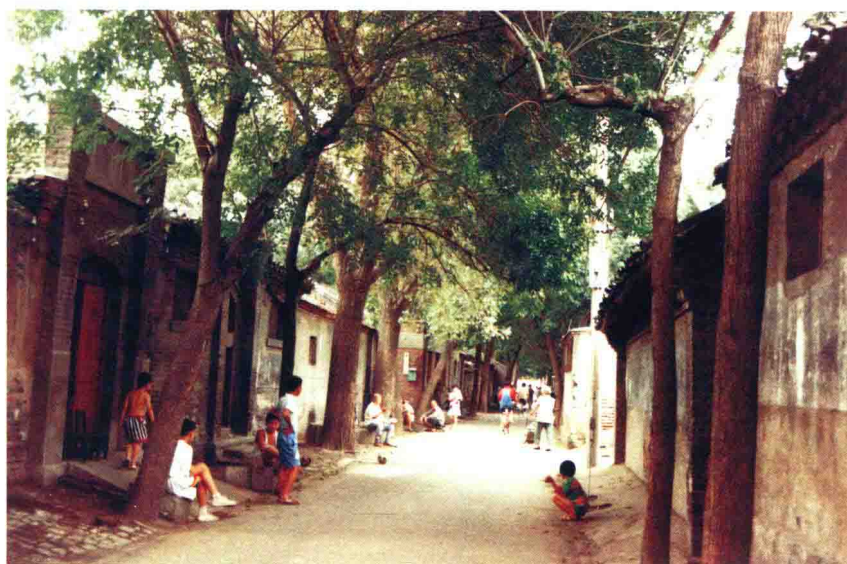
昔日宁静什刹海，今日几成酒吧街
——什刹海前海北沿 1994年4月14日



“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胡同人家就是这样，与世无争，岁月静好
——东城区新太仓二巷 1994年6月10日



这才是逛胡同，比起那人山人海、前呼后拥的场面来，那只能算是逛庙会了
——西旧帘子胡同，外国友人参观北京四合院 1995年5月11日



这条胡同就真人很多了，但并没私搭乱建的小屋，也没汽车、排子车的停放。
因为是暑假期间，有的只是小孩的踢球和大人的纳凉
——朝内南竹竿胡同 1995年7月27日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大门就是当年溥仪英文老师庄士敦住过的地方。
胡同里就是这么藏龙卧虎，这些刻着老门联的住家又何尝不是呢
——地安门油漆作胡同侧1号 1995年8月9日



胡同的雅，就在于它的静与净，雷宅虽然已有点破，但仍不失其原有的魅力
——西城区小水车胡同1号样式雷的宅院 1998年7月5日



胡同深处有人家——东城区演乐胡同 43 号 2000 年 5 月 23 日



冷啊！即将消失的粉房琉璃街南段北望 2011 年 2 月 26 日

序言

一见如故话乡愁

去年年初一个寒冷的日子，我在西城区文化中心初见舒了先生：瘦削的脸庞上闪烁着坚毅的光芒，略显臃肿的腿移动得很慢却不失稳健。我有点冒昧地问及他最近的作品，他很简要地提及自己写的门联故事和画的北京胡同图，并给我一本北京档案馆的杂志，说上面载有他的文章。

会后，我在网上仔细查阅了有关舒了先生的报道，心里暗暗吃惊，希望可以尽快拜访他。转眼便是农历春节，我给舒先生发了拜年短信。回京后收到他儿子舒波老师的电话，他说父亲不怎么看手机，直到年后才看到信息，要他打电话来特地感谢。我顺便提出拜访舒先生，舒波老师很热情耐心地告诉我住址和开车路线。

一个春暖花开的上午，我带编辑室主任王梦楠等拜访舒先生。远远地看见他一直站在楼下，原来怕我们找不到对应的门牌号，他一直在楼下等我们。他家住在顶楼，旧楼没有电梯，舒先生一直自己扶着楼梯慢慢地走上去并婉拒了我们的搀扶。家里简朴而温馨，一如舒先生的文字。我简单地说明了来意，舒先生很热情地带我们参观他的书房和摆满柜子的胡同照片，并把门联的部分手稿递给我。当第一眼看到手稿文字时，我更加坚定了之前出版书稿的想法。

聊天中我提及舒先生的胡同图——这是我此行拜访最大的心愿之一，舒先生起身把我们带到了他家阁楼上，他自己边爬楼边嘱咐我们上楼小心。在一个简陋且冬冷夏热的阁楼间，当两位编辑展开一张张胡同图时，我感觉全身的毛细血管有一股股强烈的电流经过，每个血管都在释放激动的能量。在得知有其他出版社竞稿的情况下，我当即向舒先生许下承诺：无论如何，这份书稿请交给燕山社出版，我将竭尽全力做好这个书稿！

接下来是一些具体的编辑工作交流，包括我当时对舒先生两部书稿的出版想法。其间舒先生详细地讲述了一下他用近30年走胡同、画胡同、写胡同（门

联)的历程。看着老人平和的表情,我心里不住地发酸。当舒先生反复讲到:胡同是老北京人的魂,一天不见胡同就像人丢了魂;儿子现在布置的新家虽然条件很好,但他在那里总是坐立不安,总感觉那不是自己的家。我的思绪一下子飘到第一次来北京时,看到满眼都是钢筋水泥筑成的楼群,心里特别难受,因为它们抹去了老舍先生小说赋予我对四合院和胡同的美丽想象。这是这本书最终定名为“最美乡愁”的情感基础:逝去的故乡只能存留于最美的回忆中。

先生之奇人奇作

舒先生身体力行,近30年来用脚步丈量出了老北京城的全部胡同,用手画出、写出了胡同和门联的书稿,这件事在北京城引起了轰动,曾有不少中外媒体报道过他的故事。

当我拿到整本《老北京门联的故事》时,不禁感慨:如果舒先生有意出名的话,这个书稿包括他画的胡同图应在上个世纪90年代出来,那时肯定会卖得很火。但正如舒先生反复说的,他当时心心念念想的都是如何走完和画完胡同,竟顾不上当即写下点东西出版。

之前听舒先生说 he 走胡同的历程时已很感动,而在反复读了他写的前言和后记后,除了感动之外,更加心绪难平,眼前总是浮现老先生独自背着相机,带着笔和草稿本,冒着寒冬酷暑疾步走在胡同间的背影……

舒先生和我爷爷、父亲一样,出生和成长在一个并不能完全靠个人意志决定人生的年代,不断被激起的雄心壮志也多半被湮没在时代洪流中。但与我爷爷、父亲有所不同的是,舒先生的后半生没有英雄迟暮,而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牺牲自己退休后享受余生的宝贵年华,完成心中宏愿。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精神,除了得益于他年轻时坚持长跑锻炼出来的体魄和老北京人的执着性格外,还源于他敢于自省、勤于自觉、深恐虚度人生的奋斗精神,更有他对老北京文化深深的热爱。

这种热爱的真挚程度若非个中人,恐难以理解。正如侯仁之先生初来北京念书时,当他背着行囊走出前门火车站那个老楼,在苍茫的暮色中,看到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时,精神为之一振,从此与北京城结缘。“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当然也因为这种深沉的热爱,舒先生找到了安放自己人生事业的乐土。一个退休老人以一己之力,用自己的腿与北京城的旧城改造赛跑,克服自己学识上的局限,30载春夏秋

冬，完成后半生伟大的事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用自己对老北京的热爱在纸上画出了另一个北京城，找回了北京城的魂。

而这种深沉的爱，我以为正是当前这座繁华都市所稀缺的。在这座兼具传统和现代的都市背后，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一方面以各种不得已的理由建设和破坏着这个城市；另一方面又因为快节奏、强压力的生活围堵而遮蔽了凝看城市的眼睛；所以我们在忙忙碌碌中忘却了这个城市得以存在的灵魂，也丢失了自己的灵魂。

在读《最美乡愁——老北京门联的故事》时，我感觉自己被舒先生拉回了上个世纪某个时间：散发着丁香芬芳的院子，静静地沐浴着晨曦的第一缕阳光，当浇花的第一颗水珠滑落在花瓣上时，静谧的胡同依次热闹起来，偶尔响起的自行车铃声，孩子们结伴闹腾着去上学，院子里的老人闲靠在竹藤椅上，看着昨晚那些风雨交加后还顽强昂着头的蔷薇花……

对于其中一个个鲜为人知的院子主人故事，舒先生总是能娓娓道来。除了那些曾经大隐隐于市的名人、家族事迹让人惊叹之外，舒先生微言大义的解读或总结亦令人感动。经舒先生重新演绎的门联典故，读来总有一番不同于其他人写的清新味道。或许是因为这其中濡染了舒先生近30年走访胡同的情感积淀和他对自己坎坷人生的豁达与淡然吧。因此，舒先生的文字保持着一种感人的温度，提炼出来的家风精神更是传达出了老北京百姓的心声。

胡同·门联·乡愁·城市记忆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古代帝王之都，老北京既有皇家文化的留存，如故宫和王府建筑；也有等级森严的官家文化建筑，如有一定规制等级的四合院；更有老北京普通百姓住宅的代表：那便是四合院和由之串联起来的小胡同。这三者构成了一个过去帝都的等级建筑体系，既有所区别却又保持千丝万缕的关联：胡同便是勾连皇家、官家和市民文化的枢纽和钥匙。在胡同中，既能看到皇家和官家遗留的建筑痕迹，如门楼、影壁、门墩等，又能看到皇家和官家遗留的文化痕迹，如四合院、胡同继承的中国礼仪文化所要求的规矩等；同时，在胡同中又能看到胡同文化有别于二者的显著区别，如建筑规模、市井生活、风俗民情等。特别是胡同里的门联，更是胡同文化的精髓。

门联即对联，是中国民间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传承，从最早的避邪祛灾到后来的祈福纳吉，以家族或家庭为单位，最直观地代表了平民百姓对于生活的愿望。沙立功先生在《刻在大门上的家风——北京门联集粹》中提到，

老北京门联有三种制作方式。本书中选取的门联应该可能涉及不同种类，但基本上都没有横批，更具有历史沧桑感。

门联内容虽然名目繁多，但不外乎礼仪道德、家声世泽、修身养性、古训持家、抒怀明志、国昌民盛等内容。不管门联的内容如何丰富多彩，但都是老百姓用自己的话道出了家庭的心声，也抒发了他们自己渴望的家风国态。所以门联的确是传递、传承家风最直观的表现方式，这也是门联千百年来至今仍受到人们欢迎的主要原因。

因此舒先生讲胡同是老北京人的魂，我认为至为贴切。通过门联来展现老北京人的精神面貌，既有淡淡的乡愁韵味，又特别能传达出重振家风的正能量精神。

胡同里的门联除了传承家风之外，还是城市记忆的文化符号，正如受侯仁之先生感染而投身北京城市历史研究的北大教授李孝聪先生对笔者所说：

“北京的城市记忆不仅是北京人的爱城情结，更是我们中华民族认同和发展繁荣的基本前提，所以我们要找到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

寄语舒先生

感谢舒先生对燕山社和我个人的高度信任。

与舒先生见面次数并不算多，聊稿子有时还是在电话中进行的，从最开始舒先生几乎从未提及稿酬事宜。在其他出版社给出高额稿费情况下，舒先生依然选择燕山社来出版，这对于我个人和我们出版社而言，都是一种莫大的信任！我既感动更惶恐不安。舒先生夫人和舒波老师，都是特别和善的人，我们每次拜访病中的舒先生，他们总是温恭有礼热情招待。从这一点而言，无愧于舒家良好的家风教养。目前，《最美乡愁——老北京门联的故事》《手绘北京胡同全图研究·索引》已经入选北京市委宣传部“十三五”主题出版“种子库”项目，《手绘北京胡同全图研究·索引》去年就入选为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重点项目。为了让更多的老北京人了解和喜欢舒先生的门联故事，我们正在积极筹备众筹营销。但愿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舒先生的胡同、门联故事，从而在我们匆忙的上班路上，用凝视的目光看看我们身边的这座城市，关心她的“身体”；同时也更关注我们的初心是否依然还在。

祈祷上苍保佑舒先生身体能够渡过难关。年初得知舒先生身体突然恶化，很惭愧年后未去探望。除了工作繁忙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图书由于诸多原因未能及时出版，心有愧疚不敢面见舒先生。正如他在本书《后记》中所言，现

在他不关心自己的钱财遗产，只关心这两部书稿何时得以出版。因此我倍感做好这本书很有压力，其实这本书的选题策划和实施过程也是我经手的项目图书中最长久和最繁复的。

我从未有给作者写序的习惯，一是才学疏浅不敢造次，二是也确实没有更多时间。这一次是我主动提及为舒先生书稿作序，是为了报答他对我的信任，更是因为感觉亏欠舒先生的信任。

年后回京我久病未愈，更能体会出舒先生在人生暮年时节总觉壮志未酬之遗憾，总在想应该为舒先生写点什么呢？想了半天，觉先生为人耿直善良，踏实淳朴，淡泊名利，所以就只谈谈我与舒先生相识、结为忘年交的过程，并谈谈我对他这个书稿的体会以聊作序言。同时，班门弄斧献上一首《寄语病中舒先生》的打油诗以表心怀：

心有宏愿何惧老，人生六十方开端！
为酬壮志破万难，卅载丹青胡同院。
沉疴不问身外事，但求了愿天地宽。
北京文脉燕山计，嵌入汗青作奇传。

但愿该书的出版能给病中的舒先生带来慰藉，但愿舒先生身体可以转危为安。如时间允许，希望有机会跟舒先生一起再走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条胡同，一所院子，看望一下舒先生因走胡同结识的老朋友：希望那副门联还在，我们可以在石榴树下坐着藤椅品茶，或偶然兴起写一副门联，听院中丁香花落的声音……

李满意

2016年3月28日凌晨于陶然亭畔

前言

胡同人生

提起胡同，先说说我的人生，因为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931年9月18日，我出生在北平南下洼子陶然亭湖畔西侧的龙爪槐（今名龙爪槐胡同）。当时龙爪槐十分荒僻，所谓“胡同”，主要依古刹龙泉寺而形成，那儿有一座晶华玻璃厂、一两座旧宅门、一座太清观，还有一座带铁栅栏门很讲究的坟塋。由此再往南直到永定门高大的城墙根下，大约有300米的距离，这一带就都是荒地、菜地和一些零星的住户了。

我出生在一个落魄的满族家庭，自幼家贫，五岁丧母，是祖母和父亲把我和长我3岁的姐姐拉扯大的。祖父舒荣章在先农坛当警察，任务就是在先农坛看大门。父亲舒宏怡，自小学戏，是名京剧演员，也叫唱戏的。可能有人一听说是唱戏的，感觉他们很有钱，其实不然。旧社会唱戏的分三六九等。嗓子好，唱得好，有人捧，最终唱红了，那是真来钱。我父亲不行，虽然没落到打旗的地步，但是只能演三等老生这等角色，比之当红的角就差太远了。在台上他蟒袍玉带、前呼后拥，而下得台来，却仍然是“穷酸”百姓，挣不了多少钱。

小时我先后上过南横街东口的城隍庙小学、龙泉寺创办的孤儿院小学和右安门内大街的三圣观小学。后来我又上过西城鲍家街的中华中学、和平门外的师大附中（四部）和西单皮库胡同的万字中学。我之所以上过那么多小学和中学，是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转学造成的。其中辍学时间最长是在我六七岁，刚从孤儿院小学一年级升入二年级时。从此我就在家中晃荡了六七年。在这六七年中，我除每天要帮助祖母干些家务活，还要到窑台下去拣拾些柴炭、煤核以贴补家用。此外，偶尔我也陪着祖母到我二姑家串门，对我来说那可是一件让人很开心的事情。因为我二姑家生活比我们强，我二姑父

叫鄂伯鸣，当时在电话局工作，他有文化也很有修养，家里有很多书，还订了一些报纸和杂志。因此到了那里，我不但能吃到好吃的，还能尽情地看书、看报，广览各种杂志，在那里能使我精神、物质都得到满足。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吸收，再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每天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去上学，而我却游荡着，于是一种强烈的求学愿望陡然而生，而且越来越迫切。可是没钱办不了事，眼睁睁看着父亲唉声叹气，为我发愁，无能为力，我只能沉默了。不久，这件事传到我二姑父耳里，于是在他的资助下，我考入了右安门内大街三圣观小学五年级，成了插班生，直到一年半后，我从三圣观小学毕业，被学校保送上了西城的中华中学。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我小时候最快乐也是最感幸福的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它不但使我圆了多年求之不得的求学梦，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系统地学习，我在语文、历史等方面的知识水平大大提高了。我对历史比较偏爱，当我看到书报杂志上中国历史上那些杰出人物时，就会油然而生敬意。而其中不同凡响的三位，更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以及各自涉及的名句分列如下：

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孙中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其实，我没上三圣观小学之前，就知道了以上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那是在我姑父家看书时看到的，当时心里非常敬佩，也非常激动。待我快上三圣观小学时，我还没有学名（小名一直使用到上三圣观小学之前）。于是家里讨论给我起什么名字为好。我当时首先提出：“我想叫舒尽忠。”我爸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要向文天祥、岳飞那样的人学习。我爸说：“文天祥、岳飞是什么样的人物？你还向人家学习哪！不知天高地厚，就叫舒世忠吧！”我一听世忠，这个“世”字更广阔、更大，倒也不错，于是舒世忠这个名字，就一直叫到我退休那天为止，整整叫了45年。

后来我上了三圣观小学之后，对文天祥、岳飞、孙中山，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感到他们真是高山仰止、高不可攀的人物。然而他们那种爱国、爱民的大无畏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尤其孙中山对青年们说的那句话：“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这是每个青年都应该争取去做的。而这也成了我从



作者（二排左七）于右安门内三圣观小学毕业合影，中坐白衣者为校长张润琴
1948年夏拍摄

那时开始的一个人生奋斗目标。

我从右安门内三圣观小学毕业后，被学校保送上了西城鲍家街的中华中学。校址就是清光绪皇帝出生的地方——醇王府，又叫潜龙邸（皇上住过的地方），又叫南府（北府在什刹海北岸）。院内大殿金碧辉煌，院落众多，花草树木、碑石雕刻……一片古朴静谧的气氛，让人感觉到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学习，真是太美了。然而对我来说，这些都是过眼的云烟。当时新中国成立没多久，由于我姑父家人口增加，再无力助我上学了，因此我只在中华中学上了一年，就又辍学了。然而我并没灰心，同年我很快又考上了和平门外的师大附中（四部）。师大附中是当时北京首屈一指的好学校，历史悠久，人才辈出，邓颖超早年时就曾在此任过教。因此我感到非常荣幸。然而那时我家连给我买书的钱都拿不出，就更别提学费了。上课时我只好探着身子，看同学的书，有时往往看不到，我心里那个痛苦和无奈就别提了。当时我就暗暗写下了这样四句：书生满堂屋，个个有书读，唯有我世忠，手中缺少书。

书买不起，学费也没交。学期考试前老师找到我：再不交学费就不能参加考试了……我鼓起勇气又找到校长，校长表示也没办法。于是从前的这一幕又出现了：我被“逐”出了校门。然而我仍不死心，就在当年的暑假期间，我又考入了西单皮库胡同的万字中学。万字中学是由中国红十字会创办的一